

DANGDAI SHI ER WEI
JINGJIXUEJIA

当代十二位
经济学家

[英] J.R. 沙克尔顿 G. 洛克斯利 编著

商务印书馆

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

〔英〕 J. R. 沙克尔顿

G. 洛克斯利 编著

陶海粟 潘慕平 等译

胡代光 等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Edited by J. R. Shackleton and Gareth Locksley
TWELVE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

本书根据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81 年版译出

DĀNG DÀI SHÍER WÈI JING JÌ XUE JIĀ

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

〔英〕J.R.沙克尔顿

G.洛克斯利 编著

陶海粟 潘慕平 等译

胡代光 等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008-X/F · 103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199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3 千

印数 0—4000 册 印张 9

定价：4.40 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一部介绍当代主要经济学家的文集，是继熊彼特的《十大经济学家》之后，西方第一本试图比较系统地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最著名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全书共收入十二位经济学家，编者为 J. R. 沙克尔顿和加雷思·洛克斯利，1981 年由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

编者将这十二位经济学家选入本书，是依据以下三条标准。第一，他们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最近 40 年左右的时期中写出的。编者之所以确定这样一条标准，是因为本书主要不是要反映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而是着重于经济学的现代特点，它涉及战后那些最突出的问题——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国家的作用、大公司、经济计划，等等。第二，他们在这一学科中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而不是仅仅综合或改进别人的思想。在这十二个人中，弗里德曼、哈耶克、希克斯、里昂惕夫、萨缪尔森和布坎南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加尔布雷思、罗宾斯、罗宾逊、贝克尔、卡莱茨基、斯拉法这些经济学家，尽管经济学界的评价不尽相同，但多数人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第三，他们都对经济学同行产生过重大影响。即，他们的著作或是被别人的著作所引用，或是新一代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采用了同样的理论体系、同样的分析方法。全书共收 13 篇文章。第一篇为引言，谈了本书编写宗旨、十二位经济学家的简略情况，并对他们的经济思想从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一些比较分析。介绍这十二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在书中是按他们的名字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琼·罗宾逊是其中唯一的女经济学家。每篇文章都采取专题

论文的形式，试图概括出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及针对他(她)所提出的批评意见。

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对于经济制度的运行方式，在一些要点上是有共同看法的，但他们之间在方法上是不完全一致的，甚至存在重大差异。这一点并未因经济学日趋计量化而改变。当需要提出实际建议的时候，他们常常争论不休，其主张是相互冲突的，很少有几个人能归并为一类。在理论方面，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遵循某种传统、某种理论体系，因此他们之间观点上的分歧一般都涉及这个学科中最重要的问题。对经济体系中各种行为者(家庭与厂商、阶级、政府)的性质问题，他们持有不同观点，这些不同观点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于经济关系的性质以及经济活动的目标的判断。对被称为“经济学中的核心组织原理”的“均衡”理论，他们的观点也是各种各样的。此外，这些经济学家对经验研究以及验证和测度的作用的态度，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所持的态度都不尽相同。本书对于我们了解这些主要经济学家及当代西方经济思想的概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第一、十、十一、十三篇陶海粟译；第四、五、六、十二篇潘慕平译；第二、三两篇张燕力译；第八、九篇姜斯栋译；第七篇王健译。张循海、盛宇明对译稿进行了初校，胡代光作了复校。

目 录

一、引言.....	(1)
二、加里·贝克尔: 经济学家——帝国的建立者	J. R. 沙克尔顿 (13)
三、个人、契约和宪法: 布坎南的政治经济学	加雷思·洛克斯利 (37)
四、注重实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	约翰·伯顿 (60)
五、爱唱反调的经济学家: J. K. 加尔布雷思	戴维·赖斯曼 (81)
六、重新阐述自由主义制度: 哈耶克的哲学经济学	诺尔曼·P. 巴里 (96)
七、约翰·希克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	布赖恩·摩根 (118)
八、米查尔·卡莱茨基: 对传统观念的全面挑战	约瑟夫·波斯查尔, 加雷思·洛克斯利 (153)
九、瓦西里·里昂惕夫: 投入产出和经济计划	马丁·凯夫 (174)
十、莱昂内尔·罗宾斯: 方法论, 政策和现代理论	莫里斯·帕斯顿 (197)
十一、琼·罗宾逊的经济学.....	塞诺斯·斯库拉斯 (214)
十二、保罗·萨缪尔森与经济学的系统化	

.....	阿德里安·肯德里 (236)
十三、皮罗·斯拉法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	亚历山德罗·龙卡利亚 (258)
译名对照表	(275)

一、引言

经济学：五花八门的科学？

编写本书的想法，是某天早晨在伦敦地铁的北线上产生的。当时我们象往常一样，被阻塞在莫宁顿新月街和尤斯敦之间的某个地方。在耗尽了从《体育生活》和《泰晤士高教增刊》中得来的那些有限的谈资之后，谈话又回到一个熟悉的题目，即：我们经济学家是怎样被学术界同行、我们的学生以及一般公众所误解的。我们同意，批评者们总是把两种看来是互相矛盾的特点同时加于经济学家身上。一方面，经济学家被看作是一伙盲目的反动分子，他们唯一热心的就是强调金钱动机在决定人们行为中的首要作用。人们认为，这个学科中的所有人都信奉这样的观点：人类的潜能被偏狭地局限于一种特定的制度形式——理想化了的私人企业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对它的任何偏离都很难被承认，甚至很难被考虑。然而，尽管这种看法很普遍，另一种观点却也同样被广泛接受，即：当需要提出实际建议的时候，经济学家们立刻就会陷入一种充满互相冲突的主张和判断的七嘴八舌的争论之中。五个经济学家凑在一起，可以很容易地对手头上的问题提出半打以上的不同意见。

虽然我们知道这些看法的产生有其原因，但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经济学家得到这样的评价是不尽公允的，而他们本来应该得到一种更好的评价。当然，对于经济制度的运行方式，很多经济学家在一些主要之点上是有共同看法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在方法上完全一致，象有些人通过浏览财经杂志或者一些更平

淡的入门教科书所推断的那样。甚至在经济学这样一个学术交流空前地超越国家、语言和文化界限的领域里，也存在重大的方法上的差异，这使得它成为一个人们所能企望的最激动人心和富于刺激的研究和实践领域。但是我们对于这种多样化现象的维护和赞美，并不意味我们同意另外一种批评意见，即：经济学界就是各种癖性的学究们的一团混沌，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钟爱的理论要推销。经济学家在研究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要遵循某种传统、某种理论体系，观点上的分歧一般都涉及这个学科中最重要的一些问题，而不仅仅是偶然的偏离。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为了把上面这些观点表达出来，我们产生了编写一本概述战后一些主要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的书的念头。当然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对过去3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里经济思想的发展做一个较大范围的考察，但我们感到缺乏这么做的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反映我们自己的成见和偏好，而不是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对范围广泛的经济思想做个介绍。

所以，我们决定编写一本介绍当代主要经济学家的文集，其中每一篇文章都试图概括一下主人公做出的贡献以及针对他所提出的批评意见。

集中地介绍个人这种方式，可能会引起一些疑问。在一个日益强调制度、学派、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集合体的年代，这样分别地对个人进行考察，大概会被看作相当古怪甚至精神不健全。也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这些主人公中很少有几个是能够归并为一类的，除非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的类别，但这种分类法无助于说明问题，而只会掩盖问题。此外也许应当承认，我们在方法上有这样一种倾向性的看法：尽管经济科学数量化的性质日趋“明显”，但经济学中大部分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仍然是需要

通过解释和辩论来解决的，所以这里个人的作用仍然如以前那样重要。

接下来就是哪些经济学家应当被包括进来的问题。开始我们随意定下了“十二”这个数目，但经过认真考虑之后，这个数目看来也还是对头的。这很象小学生们的长年玩的那种游戏：你来挑选参加星球杯大赛的世界足球队，与考文垂队和托特纳姆的“急性人与火星人”队*进行比赛。总是有些人要被排除掉的，假如你一开始就把每一个有人认为应当入选的人都选进去，那你将一事无成。不可避免地，管理人员必须作出决定。

我们根据三条标准来挑选对象。首先，他们最重要的著作必须是在最近 40 年左右的时期中写出的，这意味着他们或者还健在，或者辞世不久。坦率地说，这就要排除某些本来会在书中占据主要位置的人物。明显的如凯恩斯，他曾经是形成我们所涉及这段时期的经济思想的重要推动力，并且被多得难以计数的著作详尽无遗地论述过了。同样，马克思也是经济思想的主要支柱之一，尽管有人会说，他与凯恩斯不属于同一庙堂，而且他的阶级分析方法也许会使我们的把注意力集中于个人的方法显得不妥。还有其它一些属于经济学早期的卓越人物，例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他们显然组成一个“永久”球队。但是我们所要着重的是经济学的现代特点而不是它的发展历史。虽然你们将会看到，那些古典大师对我们书中的主人公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发展了大师们的经济学说，使它触及到战后年代那些最迫切的问题——增长、膨胀、国家的作用、大公司、经济计划，以及其它一些当代问题。

我们的第二个选择标准是：他们必须是在这个学科中做出了真正的开创性贡献，而不是仅仅综合或改进其它人思想的经济学

* 这两个队都是英国非常著名的足球队。——译者

家。当然，完全的创新是非常少有的，但是我们在文中会详细地为我们的选择做出说明的。入选的人中有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这是对他们所作贡献的一种评价尺度。至于全体入选者，根据我们在研讨室和沙龙酒吧中非正式地向同行们征求意见的情况来看，我们的选择也是大体不错的。

第三个标准更易引起争议。我们认为，所有入选者都应对他们的经济学同行产生过重大影响。其衡量办法之一可以是看被他人著作所引用的情况；另一种办法是看新一代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采用同样的理论体系、同样的分析方法的情况。我们感到这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因为按照这个标准，就必须排除掉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尽管他们是非常杰出和富于创造性的，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被人们完全正确地理解。不可避免的，风尚和时代精神影响了我们的选择，假如在另一个时期，我们的选择方案可能会大不相同。如果我们能活得足够长久，看看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会怎样评价这些入选者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那将是很有意思的。

主人公们

简略地浏览一下我们所介绍的对象（按照字母顺序），人们会对于当代经济学家们兴趣的多样化产生深刻的印象。加里·贝克尔之所以著名，是由于他对人力资本（为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而投入的资源）的重要性的分析，更广义地说，是由于他对把经济学概念有效地运用于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的兴趣。詹姆斯·布坎南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对于政治选择、特别是对于能够促进经济进步和个人自由的政治制度选择的复杂过程进行经济分析。虽然这也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述的内容之一，

但弗里德曼更著名之处可能还是由于他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由于他复活了人们对于货币总量在经济中的重大作用的兴趣。弗里德曼多年来一个友好的对手是文雅的哈佛偶像破坏者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向来反对抽象的理论，提倡对现代经济制度(包括大企业、大工会和大政府等等)进行深入的考察。另一个反正统者——尽管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他也是一个诺贝尔桂冠获得者。他关于政府应对我们当前的大多数问题负责任的严厉责难，近年来已愈益被人们所重视。约翰·希克斯爵士，也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战前就打下了在西方学术界的教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分析方法的基础。在最近 20 年中，他把他巨大的知识资源转向资本和增长问题，并且进行经济史和方法论方面的理论研究。

已故的米查尔·卡莱茨基是一个波兰经济学家，他不依赖于凯恩斯⁽³⁾，独立地发展了宏观经济学的很多重要理论，尽管这是在一种动态的分析中所做出的。他的这种方法运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强调权力以及收入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瓦西里·里昂惕夫，是一个俄国移民，又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创造了重要的计划技术——投入产出分析，其影响及于全世界。他的成果可以回溯到 18 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观点，尽管在很多方面都是明显现代式的。莱昂内尔·罗宾斯，也是一个对经济学史有兴趣的人。虽然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在战前做出的，但是他在战后对于公共政策以及伦敦经济学派都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以至仅仅由于他战后的这些贡献，就值得把他包括在我们的对象之中了。琼·罗宾逊，12 个人中唯一的女经济学家，是凯恩斯的密切合作者，并且多年来一直是凯恩斯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传播者，她还对增长理论、资本理论和厂商理论做出过重大贡献。

保罗·萨缪尔森，西方世界上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学过经济学的人来说，对他是无需做什么介绍的。他获得诺贝尔奖是对他在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分支中所做的杰出工作的一个恰当评价。虽然他的早期著作是有关在微观经济学中准确运用数学的，但他以后的文章和著作已经远远不止这个领域了，它们包括：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甚至物理学，等等。反之，皮罗·斯拉法则很不相同，他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致力于重新发现和改进古典政治经济学。他的著作提供了评判经济学正统的一种手段，其重要意义是无论如何不应低估的，很多经济学家正在日益把斯拉法看作是经济思想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比　　较

这就是我们的 12 位当代经济学家。如果仍用前面的比喻，那么他们组成一个“球队”，各人穿着不同颜色和样式的古怪球衣。但是我们已说过，这种多样化是围绕某些关键问题而形成的。所以我们现在应当转而考虑一下如何在这些人之间作些比较，并找出他们的不同特点。

首先是关于经济体系中各种行为者的性质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些行为者分成三个大的范畴：家庭与厂商；阶级；政府。对于这三者，那些特别强调家庭与厂商的人，通常被称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人者”，我们必须把贝克尔、布坎南、弗里德曼、哈耶克、希克斯、罗宾斯和萨缪尔森归入这一类，尽管他们之间也有着重大的分歧。例如，在弗里德曼这样的作者看来，个人承担着一种难以理解的被动角色，他们在一套既定的兴趣或偏好的基础上，仅仅对收入和价格的变动做出机械的反应；相反，哈耶克则把个人看作是富于

创造性的，他们有能力做出无法预料的事情，与此相联系，他认为计划永远不可能象能动的、有机的、不加控制的市场所能做到的那样，来满足人类的欲望。在这些经济学家，卡莱茨基、斯拉法和罗宾逊实际上排除个人而专门讨论阶级——资本家（或企业主）与工人。其它几个人的观点则更为复杂。如加尔布雷思持一种中间立场，他对现代工业国家的分析，虽然在有关消费者主权的观点中包含着对个人主义模式的否定，但他同时又强调业主和企业经理之间、互相竞争的企业内部各集团之间、工会之间、政治家和官僚之间的利益差别，这又显然不是一种笼统的阶级分析方法。

当然，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没有人会否认政府作为一个经济行为者的存在，然而在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和方式上，他们的观点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对于那些认为经济学家都一味拥护自由放任主义的人，可能是奇怪的。其实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在现代条件下，政府毕竟是经济学家们的最大雇主！

经济学具有一个普遍赞同的观点：即使是在一个自由企业经济中，也总会存在某些“市场失灵”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介入进去以弥补市场缺陷的责任。这可能包括：制定各种类型的规则；使用加尔布雷思所谓的“抗衡力量”来反对强大的派别利益；进行收入的重新分配；提供“公共物品”（因为这些物品如萨缪尔森所说，是“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的”，所以私人部门一般不可能供给足够的数量）；以及进行“水泵注水”支出*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按凯恩斯学派的说法），等等。显然，这给政府介入经济留下了很大的活动余地。我们的主人公中有些人——特别是布坎南、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反对这种把政府作用看得没边没沿的观点，他们认为，假如市场会失灵，至少政府也会同样失灵，这样结果通

* 水泵在抽水前，先要给吸水管和水泵内注满水，才能开始工作。这里比喻政府在经济萧条时用扩大政府支出的办法，增加总需求，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译者

常会更糟。

显然，对于政府在经济中的适当作用的这些分歧意见，与经济学家们对于政府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实体的不同看法有很大关系。

对于很多经济学家来说，政府看来象是某种仁慈的和不偏不倚的机构，它只是需要良好的建议（自然是要由经济学家来提供了），以解决所有我们的困难问题，例如萨缪尔森、罗宾斯和加尔布雷思的大部分著作表明了这种立场。然而其它人则很不相同，例如布坎南，他运用经济学来分析政府本身的行为过程。在他看来，政党、利益集团和官僚们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追求什么公共的福利。类似的观点使得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赞成对政府权力从宪法上进行限制。其它的作者持有不同立场，但也对政府行为基本上是仁慈的这种观点持有批评态度，例如他们可能认为，围绕“政府”进行讨论本身就是错误的，而讨论“国家”才更合适，国家是一个更宽的范畴，它包括军队、警察、司法机关、教育制度等等，而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制度。按这种观点，国家从本质上被看作是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领地。既然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要对经济实施仁慈的介入措施是会受到很大限制的。例如，卡莱茨基就是这种观点。

这些对于经济行为者的性质的不同观点，也影响到对于经济关系的性质以及经济活动的目标的判断。概言之，那些着重家庭和企业的人把经济关系基本上看作是协调的，而把经济活动的目标看作是整体福利的最大化。相反，那些按照以阶级为基础的理论方法来看问题的人，则把经济关系看作是互相冲突的，把经济行为者的目标看作是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而在那些认为国家或政府占首位的人看来，行为的目标则是追求国家的利益，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基本是冲突的。

最后，有关基本问题，我们还应当提到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的不同观点，这个问题通常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布坎南和哈耶克的个人主义理论体系中，经济应当决定政治结构，所以应当给个人以最大的选择自由。但是象卡莱茨基那样把阶级看作是主要行为者的人，则相信经济基础就是决定政治结构的。而如果政府和国家被放到首要位置上，政治则显然要决定经济了。

另一个比较的方面是有关“均衡”的理论，这个理论被称为“经济学中的核心组织原理”。关于不加干预的市场经济会趋向于某种均衡位置的思想，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核心所在，自此以后，围绕它一直存在着无休止的争论。有些作者——在我们的集子中，最突出的是年轻时的约翰·希克斯——对概括了一个经济体系中所有私人市场的供求因素的一系列均衡的数学特性进行了考察，并且得出结论说，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下，经济可能会达到“一般均衡”，在这一点上，买者和卖者按照一系列市场供求一致价格成了交易。这个结果被认为是最佳的，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一个人在不降低别人的收益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收益。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加里·贝克尔或米尔顿·弗里德曼——更倾向于“局部均衡”理论，这个理论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9世纪晚期所建立的。它只考虑一个市场一个时点上的均衡，因此它所能提供的预测也相应受到限制。其它的作者——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则对过于机械的均衡理论感到怀疑，在他们看来，这个理论是不切合实际的，并且它还意味着，一个具备完全的技术信息的全能政府，可以在排除市场机制的情况下直接达到均衡（通过例如瓦西里·里昂惕夫所赞成的那种国家计划）。哈耶克和其它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都非常怀疑这个论点，他们确信，没有任何一个制订计划者能够具备这样做所必需的信息。虽然他们也承认斯密在他“看不见的手”的论点中所指出

的那种趋势，但他们还是宁愿考察一种实现均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部分的和不完全的信息的基础上所做的决策，是逐渐地协调起来的，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均衡位置(或稳定增长的途径)。最后，我们的主人公中有些人，象皮罗·斯拉法和琼·罗宾逊等，他们解释均衡的方法非常与众不同。在他们看来，均衡观点仅仅是一种启发式的工具。琼·罗宾逊论述均衡的性质主要是为了指出，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达到这样一种理想位置是困难的。而斯拉法则以市场均衡理论为基础来批评作为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主张。

另一个对我们的主人公进行比较的方面，是他们对于经验研究以及验证和测度的作用的态度。其它社会科学家通常认为，经济学家比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等更为重视对假说进行经验论证。虽然这无疑是对的，因为经济学家们确实做了许多定量工作，但我们认为，它的重要性也许被夸大了。当然，读一下我们这些主人公的著作就会发现对经验主义的强调并未占压倒的优势。

最热烈地赞成对假说进行验证的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把这种验证看作是使“实证”经济学取得进步的唯一实在的基础，他对货币供给的变动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影响非常之大。与此类似，里昂惕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经验研究来得出各部门之间技术上的数量关系的。但是我们的其他作者们则不是以这类工作而著称的。例如哈耶克与罗宾斯认为，经济学中绝大部分重要的命题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寻求事实尽管是有用的，但对于理解经济现象不会有什么帮助，或只能有很小的帮助。事实上，严格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信奉者是否认任何外在观察者作评判的可能性的，因为他们认为，成本和收益具有主观的性质。我们又可以看到(尽管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斯拉法、罗宾逊和卡莱茨基的著作倾向于批判性地看待资本主义，但他们提出的观点，是很